

民族英烈传

王志之 著

二

贵州人民出版社

民族英烈传

王志之 著

二

一九八一·八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 珍 元
技术设计 成 戈
封面设计 石 俊 生
本书插图 黄 天 虎

民 族 英 烈 传

(二)

王 志 之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875印张 295千字 插页6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7,000

书号 10115·430 定价 1.40 元

回

目

第四十一回	民族败类内外交困	家庭丑剧醋海生波…… (1)
第四十二回	北洋军阀勾心斗角	南华霸主难合难分…… (10)
第四十三回	梁启超痛斥袁政府	古德诺出卖美国国民…… (21)
第四十四回	论人物陈宦叙往事	思罪恶袁贼梦冤魂…… (30)
第四十五回	彭继凯送终到北京	高十州招降回龙镇…… (39)
第四十六回	李东山说书回龙镇	吉鸿昌亡命到郾城…… (49)
第四十七回	军阀官僚多么出丑	孔教宪法何等荒唐…… (57)
第四十八回	曹汝霖卖国造理论	冯玉祥演武又习文…… (65)
第四十九回	宦海波涛淹没陈宦	勋名遗臭送葬张勋…… (74)
第五十回	沐猴而冠废帝升殿	乔装打扮总统逃亡…… (83)
第五十一回	谭祖尧不忘读书会	傅良佐介绍讨逆军…… (89)
第五十二回	军阀附逆丑态百出	兵痞受惩大快人心…… (98)
第五十三回	先朝臣反对先朝臣	复辟军讨伐复辟军…… (108)
第五十四回	黄梁梦中烟云缭绕	红绡帐里鬼蜮逍遥…… (118)
第五十五回	富豪礼教丑声四闻	神机妙算军民一心…… (128)
第五十六回	外交团支持段祺瑞	代总统觐见亡国军…… (138)
第五十七回	独夫专权威风八面	勇士抗命气冲九天…… (146)
第五十八回	总统避难逃出北京	军阀祸国发动战争…… (155)
第五十九回	冯玉祥屯兵浦口镇	段祺瑞痛论北洋军…… (163)
第六十回	日公使关心段内阁	曹经略左右难为人…… (172)
第六十一回	绑架议员京津娼优	谐亡首恶尧舜禹汤…… (179)
第六十二回	彭继凯攀龙求新偶	舒若男辟世抢独生…… (188)

第六十三回	巴黎和会丑态百出	山东问题民怨沸腾……(199)
第六十四回	舒若男血书救国愿	任永直对联讨汉奸……(206)
第六十五回	动公愤声讨曹章陆	惩国贼火焚赵家楼……(215)
第六十六回	校长辞职悄然出走	总统被迫忍痛除奸……(222)
第六十七回	五四运动总结战果	直系军阀贿选总统……(229)
第六十八回	冯玉祥兵变逐溥仪	徐树铮恶报死廊房……(240)
第六十九回	西山派集右反左倾	东北军对内求外援……(254)
第七十回	勇将军孤军抗强敌	老义士仗义报孤心……(265)
第七十一回	叛党国汪唐卖武汉	争权利蒋冯会徐州……(277)
第七十二回	逞豪华陶冶张筵席	发牢骚吴为叙旧情……(286)
第七十三回	卖国贼卖国求统一	捧喝团捧喝逞万能……(293)
第七十四回	村治派献策说冯阎	宪兵团保驾到平津……(303)
第七十五回	伸魔爪院长荐人才	发兽性王爷逞淫威……(315)
第七十六回	除祸害全遂儿女愿	成好事深慰父母心……(326)
第七十七回	蒋冯阎中原大会战	鄂豫皖边区小试兵……(338)
第七十八回	特派员煮酒论英雄	委员长开会逞淫威……(350)
第七十九回	争权利中央闹分裂	反围剿苏区歼敌军……(358)
第八十回	九一八日寇陷东北	不抵抗蒋贼坏长城……(369)

第四十一回

民族败类内外交困 家庭丑剧醋海生波

话说：民族败类袁世凯自从登台搞帝制运动以来，作了充分的表演，而他的惯伎就是诈骗，无论对谁，没有一句真话。为了诈骗，他总是用满口的仁义道德来掩盖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为了诈骗，他总是反复无常，万变不离其宗——武力统一，唯我独尊。试看这个败类耍的由“总统变皇帝”的把戏，大约可分为三幕：第一幕，他的皇帝梦正酣之际，五国提出联合警告，袁政府发表“年内不登基”的口头声明而闭幕。第二幕，筹安会上台，劝进声盈耳之际，出现了云南独立，前方军事不利，外交压力加强，被迫宣布：“缓办帝制”而闭幕。第三幕，粉墨登场，大封爵位之际，突然出现广西独立，五将军发出密电，被迫撤销承认帝位案而闭幕。在一系列的表演中，袁贼所采取的都是拖延和欺骗的手段。在第一幕中，对外称“民国”，而对内称“帝国”。在第二幕中，在前方打了几次小胜仗之后，恢复帝制又趋活跃。第三幕中，在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的同时，在“致前方将士”的密谕中，仍然提到：“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总之，这个窃国大盗的皇帝梦，是以情况的变化来决定恢复帝制的速度，以及帝制应否取消。他在死亡之前，根本就没有下过取消帝制的决心。

承认帝位案撤销后的第二天，即三月二十四日晚上，袁贼从他的“政事堂”回“宫”，发现他的九妾闵妃（原先叫闵夫人，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承认接受帝位那天起改封的）趴在他的御榻上呜呜哭泣。那些宫娥彩女也一个个丧魂落魄似的躲了起来。他

想：“怎么？朝廷上才宣布退位，宫中就敢对朕如此无礼！”于是他不禁龙威大发，叫声：“来人！”几个宫女应声跑了进来，俯伏在地。他厉声问道：“你们为何这样慌张？”几个宫女异口同声地回答：“陛下回宫，上面没有通知。”他“唔”了一声，又问：“娘娘为何哭泣？”大家都不吱声，他用更大的声音问：“她为何哭泣？”其中一个宫女吞吞吐吐地说：“请陛下问瞿太夫人就明白了。”他又大叫一声：“都给我滚出去！”接着又口传圣旨：“快把瞿太夫人请来！”那几个宫女刚跑出去，只见他最宠幸的“内差”、他的老乳母的儿子瞿克明冲了进来，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撞到地板上砰砰作响，却不作声。老贼又气又急，叫道：“瞿克明，朕来问你，是谁叫你进来的？这是什么地方？你擅自闯进来，该当何罪？”瞿克明只顾叩头，口中念念有词：“奴才罪该万死！万岁开恩！万岁！万岁！万死！万死！”这个奴才，心头一急，“万岁，万死”混淆不清，不知所云。老贼听得直跺脚，但是，眼看着他最宠幸的亲信吓得那个样儿，不禁龙心一动，大发慈悲，叫声：“爱卿平身。”爱卿又是一连几个响头，好象戏台上道白一样唱着：“吾主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一股脑儿爬了起来。老贼又问：“是谁叫你进来的？”瞿克明满脸羞红，两眼偷偷地观察“龙”颜，吞吞吐吐地说：“是……嗯……是闵娘娘叫奴才进来的。”老贼最爱在真人真事中扮戏，故作正经地骂道：“该死的奴才！没有宣诏，能随便进入朕的寝宫吗？这不是总统府，这是皇宫内院！朕洪宪登基以后，为了革除历代的陋规，宫内不用太监，全用女官。朕的寝宫，即使是皇子皇孙也不许随便进出，你难道不知道？深更半夜，你进来干什么？”瞿克明听了这番“圣谕”，他倒完全放心了。半年来，象这样的口传“圣旨”，他早已听得惯熟，而违犯这个“圣旨”的却总是他自己，或是他的闵妃。所谓“该死的奴才”，在这位“圣主”的“金口”中，常常代表着相反的意思，这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一种爱称。所以，瞿克明听到了“该死的奴才”的叫声，他就

放下心来，开始奏明这次进宫来的情况。

这时，冷不防那位趴在御榻上哭泣的闵妃突然翻身起来，跑到老贼面前一头跪了下去，大声悲嚎。自来擅长演戏的袁皇帝现在也弄得手足无措了，他不得不放下皇帝架子，急忙伸手去扶起闵妃：“这是为什么，快起来，快起来！有话慢慢讲。”瞿克明也上前来帮手，才把闵妃扶到她的宝座上。事情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今天晚上，瞿太夫人突然跑来给闵妃下跪，说是东宫大太子要捉拿瞿克明，只有闵妃才能保得他这条命。据东宫传出消息说：日本人赞成帝制，但是要皇上禅位给五殿下克权。又说宫内总监袁乃宽监守自盗，把洪宪登基时花一百万元在瑞扶祥制作的龙袍、天平冠盗出送往东宫。还说是英法也赞成中国帝制，但是他们支持大太子，只要大太子继承大位，不但可以取得英美各国的承认，还可以让南方罢兵。同时，外面还盛传这样一种谣言：说是瞿克明私配钥匙偷开了皇上的秘密抽屉，窃取中日密约草案一份，送给法国驻华使馆的华籍职员方璟生，卖给了法国公使康梯，由他拍了照，然后将原件给瞿克明归还原处。这个密约，据说已经在纽约的报纸披露出来。十分聪明伶俐的闵妃坐在那里故作媚态，苦苦哀求。伤了整天半夜脑筋的袁皇帝，听起来如坐五里云雾中。为了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需要作一番回顾。

袁世凯因戊戌告密取得了西太后的宠遇，也正是由于他的告密，害得光绪皇帝终身被软禁，并且受到西太后的百般虐待。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袁世凯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赏识。不久，他就继承了卖国贼李鸿章的衣钵，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来又兼任政务、练兵、商务、邮政、铁路大臣和北洋军政司督办。这时，袁贼的声势煊赫，扶摇直上，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事隔不久，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十一月的一个深夜，突然接到李莲英大总管传来密电，叫他火速到京陛见。等到他见到大总管时，才知道他的大靠山、那个

顽固派头子西太后已经等不到他来陛见就咽了气，却留下了懿旨：“秘不发丧”。要他同大总管李莲英清除了光绪这个祸根，再一并发丧。大总管开门见山地对他说：“老佛爷归天，如果让昏君活在世上，还能有你我的活命！”袁贼听了，心头七上八下，一时拿不定主意。李莲英急不可耐地在一旁催他：“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你看怎么办？”他还没有想好，李莲英又催他：“你这次进京，带了多少队伍来？”“只带了一个卫队营。”“你在京城还有队伍吗？”“只有留守处一个营。”李莲英咬紧牙关，凑在袁的耳边，恶狠狠地说：“就用这两营人，借口追捕匪徒，冲到瀛台去，趁混乱中把这昏君宰了！”袁世凯沉吟一会儿说：“不对，这种作法，阻力太大，不是万无一失的办法。即使除了光绪，我们也罪不容诛，也要同归于尽。”李莲英从鼻孔里哼出了一股浊气，又说：“我们就假传老佛爷的旨意，把昏君召来干掉他！”袁世凯翻起眼皮了几下，慢吞吞地说：“杀一个载湉，不过象杀一只鸡一样容易。但是除掉一个光绪帝，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试想：你我的权势、地位，何如老佛爷？”李莲英苦笑着回答：“那还用问！”袁世凯说：

“老佛爷都不敢做的事情，我们能做吗？”李莲英显得很不耐烦地反问：“这样说，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袁世凯说：“不！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不过，这种事情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明干，要暗算！”他又陷进沉思里了。李莲英情急难耐，搔耳弄腮，连连催促：“怎么办，快说吧！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快说，怎么办吧？”袁世凯两眼一眯，眉头一皱，凑近李莲英的耳朵说：“我有个侄儿袁乃宽，他是青红帮的头目，他的手下有不少能人，听说有个叫草上飞的义盗，有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本领。这事情，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人，混到他的身边，人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他干了。听说他现在正在病中，每天都要打针吃药，这样，我们下手的机会就更多了。我这里有一种毒药，见血封喉，只要沾上它，就要他的命！只要大总管让他混进去，不消半天工夫，我们

就能听到好消息。我一会儿就叫他进来，交给大总管，您看如何？”这一席话说得大总管眉开眼笑，连连点头：“对！对！就这样办！就这样办！”最后，袁世凯还再三嘱咐：“这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干净利落，要绝对机密。我这就把人交给大总管，我立刻回天津去等候好消息，不要让外面知道我到过京城。”

果然，在他回到天津的第二天，西太后和光绪帝同时驾崩的公告正式公布出来，他在庆幸之余，却又被另一个消息吓破了胆。他尽管执掌兵权，而且又有那么多的“大臣”头衔，但是，他并不是天潢帝胄，无权参预皇帝继承问题的讨论。现在才知道：继承帝位的两岁婴儿溥仪，是光绪帝的亲兄弟醇亲王载沣的儿子。载沣晋号为“监国摄政王”，也就是“代理皇帝”。这个代理皇帝既然是光绪帝的亲兄弟，就很有可能要替哥哥报仇。他被这个消息吓得魂不附体，感到随时都有被处死的危险。因为他惯于密使奸细刺探各方面的幕后消息，现在他就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象他的总督衙门里到处都布满了“代理皇帝”派遣来的奸细。于是，他就急急忙忙带着他的保镖袁乃宽的一帮打手，和袁家科班逃到了英租界去，躲在他的亲戚盐商何颐臣的家里。

事实上，袁贼并非神经过敏，“代理皇帝”载沣的确想替哥哥报仇，那些满族的权贵也打算要除掉这个清政府的心腹之患。但是，他考虑到袁世凯不但有军权，而且受到洋人的重视，所以不敢轻率下手。他知道湖广总督张之洞是袁贼的政敌，就曾向张提到要除袁的打算，却没有料到张立即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说：“国有大敌，不宜诛戮旧臣！”后来，这个摄政王又密电征求一些亲近的统制的意见，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的回答，都说：如要除袁，就请求先解除他们的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这样，摄政王就不能不有所顾虑，但又绝对不能容忍袁继续留在朝廷里，所以就在十二月五日，凭空捏造一个以“现患足疾，步行艰难”为借口，用皇帝的名义命令袁世凯“回籍养

病”。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足疾。由此可见，袁贼不仅拥有军事上的潜在势力，而且也取得了列强的支持。他和英国公使朱尔典早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的大公子袁克定给朱尔典拜了门。他在天津英租界接到“回籍养病”的诏旨后，还求得朱尔典担保他生命安全的诺言，才敢晋京向皇帝“谢恩、辞行”。

袁世凯在河南彰德府洹上村住下来，为了消除朝廷对他的戒心，他就装出闲云野鹤的样子，饮酒赋诗，游山玩水，还大大地扩大了袁家科班，连京津的名角都常常以重金礼聘到府上来演出，并给他的家庭科班培训人才。这个科班的老板瞿克孝，是袁克定的乳娘瞿太夫人的大女儿，长得人才出众，婀娜多姿，自幼在北京一个著名的科班里学戏。后来，袁世凯当了直隶总督，就叫她回来办家庭科班。由于她色艺俱佳，很受袁贼的宠爱；而在同时，他的大少爷也追了上来，他们父子俩就在瞿克孝的身上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大显身手。再加上老夫人、少奶奶逐渐卷入这个三角漩涡，更闹得醋海生波，难分难解，其中的情节如果细细描写出来，很可以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言情小说，可惜的是它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偶然泛起的沉渣，我的《民族英烈传》没有容纳它们的篇幅，不得不割爱，留给张资平氏的门徒或《三笑》的才子们作写作资料吧！因此，我在这里就长言短叙：老贼为了瞿克孝，曾经费过一番苦心。那是在一九〇九年九月十六日，当他五十晋一，在洹上村大排寿筵，当天晚上看瞿克孝主演《嫦娥奔月》、《天女散花》。不知是因为多喝了两杯酒，有些晕晕乎乎，还是看戏入了迷，就好象自己飞进了广寒宫，硬要叫“广寒仙子”上前来敬酒。当瞿克孝来到跟前，他竟一把拉住她，要把她按在老夫人的座位上。老夫人一看来势甚猛，赶紧往旁边一躲，瞿克孝拚命一挣，正和老夫人碰倒在席上，只听稀里哗啦，杯盘碗盏撒满遍地。袁克定这时按捺不住满腔怒火，一下窜上前来抱着他的父亲，叫声：“来人呀！官保大人喝醉了，快来抬进去！”

两天以后，老贼对他的老夫人发下命令，他决定要把瞿克孝收作第十六房姨太太，并且说，他还问过她本人，她点了头。老夫人是“三从四德”的忠实信徒，根据历来的惯例，他既决定，事情就很难扭转了。但这次却又同往常有所不同，就是他的儿子也向她表示过，他要收瞿克孝作第四房妾。对于这件事，到底应从夫还是从子呢？她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就找瞿太夫人来商量。老夫人把瞿克孝的情况摆明了以后，问道：“老嫂子，你的意思呢？”瞿太夫人说：“要是按理，我们是袁家的家奴，官保大人的命令，怎敢不从呢！老夫人既是问到此事，我也不敢有所隐瞒。如果论班辈、年龄，还是跟大少爷合适些。”老夫人听到这样的回答，显得很高兴，就进一步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依我看，要想把老头子拦住，只有一个人。”瞿太夫人问：“谁？”老夫人说：“你去找那个闵氏，准行！”果然，从此以后，老贼不再提要娶瞿克孝了。

至于瞿克明是瞿克孝的二弟，姊弟二人长得一般俊俏，而弟弟的眉眼倒要比姐姐更加秀丽。他不到十岁就跟姊姊学唱青衣，也学花旦。在袁皇帝登基那天，他第一次登台演出《贺后骂殿》，真是一鸣惊人！那样的嗓音，饱和着动人心弦的情调，充满了悦耳动听的音色，若断若续，如泣如诉，时而金声响彻幽谷，时而玉振直冲云霄。他做起戏来，维妙维肖，真是比女人还象女人。从此，他就成了袁贼和闵妃共同的宠儿，袁贼爱他是女中铮铮，闵妃宠他是男中姣姣。

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还应该要进一步加以说明的是，擅长于搞特务活动的袁皇帝的身边，都被帝国主义的特务包围起来了。闵妃和她的儿子五殿下袁克权是东洋派，大殿下袁克定以及瞿克孝、瞿克明是西欧派，至于那个内务总管袁乃宽和他的儿子袁英则是骑墙派。

却说三月二十四日晚上，袁贼听了闵妃的面奏，又问明了瞿克明，他不承认有盗窃“中日密约”的事情。袁贼心想：象瞿克

明这样娇似闺女的人，怎敢如此胆大妄为。他断定，必然是被人妒嫉，受人诬陷。至于说袁乃冤监守自盗，这也还要进一步调查。如果真是他把龙袍送往东宫，这种行径十分恶劣，决不可宽恕。但是他又想，如果真是西欧支持克定，还要提防因此牵涉外交。想到这里，他只好婉劝闵妃，绝不会让她受人欺负，一定要东宫把龙袍送回来。这些事情，他一件也查不清，这是因为他惯于欺骗，他就受别人的欺骗。比如说：瞿克明盗窃中日密约这件事情，早就在外国报纸上披露出来，他却毫无所闻。他知道《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报纸，他很想从中看到一些不利于他的真实消息，他的党羽就编印一份假《顺天时报》给他看，假报上所刊登的都是些热烈拥护帝制的假报道。

三月二十五日，袁贼就用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

四月一日，袁贼又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议和六项条件：“（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军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四月中旬，西南护国军回电另提议和条件六项：“（一）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两，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财产赔偿之；（四）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民权；（五）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

双方议和条件距离很远，没有谈成的指望，而在战场上又差不多陷于停顿状态。四川的北洋军将领都不肯替袁贼卖命，因而士气异常低落。冯玉祥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决心响应起

义，愿意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蔡锷叫他先劝陈宦，宣布独立。张敬尧也有信给蔡锷，表示他“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锷也一再力劝陈宦宣布独立，陈宦总说四川军队庞杂，意见不一，宣布独立颇有困难。而同时，护国军还没有得到后方的增援以及饷械的补充，兵力疲惫，很难发动新的攻势。因此，双方陷于不战不和的局面。

在这次反袁战争中，北洋派和国民党内部都起了极其显著的分化作用。北洋派产生了消极反袁的暗流，国民党由意见的分歧发展到行动的分歧。自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来，国民党分化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左翼和以黄兴为首的右翼。这两派都同样看到云贵和两广地区是北洋派的空白点，都想在这个空白点内建立讨袁的根据地。左翼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广东，此外，在山东、江苏沿海地区也有所活动。右翼陈炯明、林虎等也是以广东为目标的，李烈钧、熊克武则因与云南、四川的关系较深，都到云南、四川两省配合进步党进行反袁活动。

进步党在国民党二次独立失败以后，就已更加露骨地倒向袁贼，甘心充当他的政治工具。只是袁贼对他们采取了过河拆桥的手段，使他们大失所望。同时又看到袁贼推行帝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反袁的力量如排山倒海似的汹涌而来，他们不甘心与袁贼同归于尽，就想调转枪口，利用人民的力量来倒袁，取得反袁的领导地位。他们害怕国民党抢先发动讨袁，夺去这个领导地位，因此又迫切希望与北洋派的反袁暗流相结合，使反袁事业获得更快和更廉价的胜利。后来，由于蔡锷、唐继尧等因士官同学的关系与李烈钧等相结合，进步党又想吸收国民党右翼以对抗国民党左翼。同一时期，北洋派的消极反袁派也想拉拢进步党，左手推翻袁政权，右手抵制国民党，以便造成一个代表袁而起的北洋派的新政权。正是：

争权夺利凭武力，以暴易暴无民权。

第四十二回

北洋军阀勾心斗角 南华霸主难合难分

说到这里，我们对于北洋派的内部变化应该作一番介绍。袁世凯是一个大权独揽，事必躬亲的军事独裁者。在广西独立和五将的密电被发现后，他知道自己已经陷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困境，才找出被他打入冷宫的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来撑持危局。他请黎元洪每天到公府来和他共同办事，说：这是培养黎做一国元首的一个步骤。他对黎说：“如果南方的好战分子坚持我必须退位，而你单独处理国事的能力又已培养成熟，我就可以放心离职下野，恢复‘洹上钓游’的生活。”而事实上，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他正在尽其所能地拼凑兵力，不顾一切地进行大借款和卖国外交活动，以便选择有利时机发动对南方的大规模反攻。

袁贼在撤销帝制案不久，就看出黎元洪仍然和他貌合神离，徐世昌无论对南对北都不起作用。只有段祺瑞在北洋派中还拥有一部分实力，南方护国军和一切投机分子也都很看中他，是一个较好的工具。于是，他就在四月二十二日，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从此，袁、段两人就陷进了权力之争的漩涡中心，勾心斗角，各显神通。

却说段祺瑞就任国务卿后，不愿做有名无实的政治傀儡，他就仿照袁贼当年对待清政府的老办法，要求变政事堂制为责任内阁制。袁贼先是对他空言敷衍，于四月二十三日，发表申令说：“要制定政府组织法，树责任内阁之先声。”这个空头支票，段并不满意，坚决表示：不实行责任内阁制，他就不干。袁贼被迫于

五月八日下令，废除政事堂，恢复国务院，但这还只是名义上的恢复。段认为要有政权必须要有军权，而袁贼此时仍然把军权紧紧抓在手里，因此他呈请：“裁撤大元帅办事处，该处事务归并陆军部办理。”袁贼在这个呈文上批了一句话：“君能每日到部乎？”段又请求：“由陆军部接收模范团和拱卫军。”段的这一要求，使袁贼想起他自己当年接收清政府军权和改编禁卫军的故事，就不寒而栗。但他却比清政府要狡猾得多，并不正面拒绝段的要求，采取了拖延手段，使得段内阁仍然只能挂起一块空招牌。不仅军权不肯交出来，就是用人权他也不肯放松一步。

段是一天也离不开他的得意门生徐树铮的，他想用徐为国务院秘书长，但是自己不敢出面推荐，就请王世珍代他向袁贼提出。王世珍是个阅世很深的元老派，他知道袁贼最讨厌徐树铮，但又怕段怪他不愿帮忙，因此他既不拒绝段，又不向袁提出。过了几天没有下文，段实在忍不住了，又请张国淦代他向袁贼提出。张向袁贼才提了一句：“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个秘书长。”袁贼就愤怒地追问：“他想用谁？”张被迫说出：“想用徐树铮，以资熟手。”袁贼脸色一沉，说：“真正太不成话了，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说了，他随即发觉自己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不宜使出往日的威风来激怒别人，便又缓和下来指示张国淦：“你去向芝泉（段的别号）说，徐树铮是军事人才，就叫他再任陆军次长吧！”当天下午，张国淦跑去给段祺瑞回话，他隐瞒了袁贼的怒容和气话，只说：“总统想用树铮再任陆军次长……”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得哗啦一声，段祺瑞把衔在嘴里的烟斗使劲扔在老远的地板上，脸色比袁贼更要难看，气冲冲地说：“他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

适逢其时，段祺瑞接到梁启超来信说：“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对袁贼的尊称）。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段虽对袁贼深为不满，但他们

之间的得失之争，同共同的命运比较起来，还是不能不处于从属地位，所以，他不愿意自己起来倒袁，更不愿护国军打到北京来。最好的办法还是走他的老师在辛亥年的老路，利用护国军来倒袁，然后自己继承北洋派领袖的地位，再以北洋军的力量来对付护国军。而袁贼对段也颇怀戒心，心想：我是叫你来解围的，不是叫你来篡位的。辛亥年我接收清政府的兵权，而现在你也想接收我的兵权。辛亥年我向清政府提出责任内阁的条件，而现在你也向我提出同样的条件！袁贼的阴险，当学生的段祺瑞是完全了解的，他虽争得了责任内阁的虚名，连一个国务院秘书长都不能由自己选择。袁贼派总统府机要秘书王式通为国务院秘书长，仍然是用来监视他的，而他只能叫徐树铮退居帮办秘书（副秘书长）的地位。同时段了解到，没有实力不但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生存权，身家性命随时都有危险。因此，他也仿照辛亥年袁贼调拱卫军入京自卫的办法，急调第二十师吴光新部到北京，以防袁贼对他下毒手。

根据当时的全国形势来看，北洋派核心人物不是袁贼近处的段祺瑞，而是远处的冯国璋。因为前者没有兵权，而又在袁贼的控制之下；后者统兵在外，而又不受袁的控制。有一天。袁贼找张国淦到公府商谈加强总统与副总统之间的联系问题，袁贼有意无意地问到近来外间舆论如何？张说：“舆论重点是关于总统退位的问题。”袁贼说：“你看，退位好呢？还是不退位好呢？”张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从外交、军事与舆论三个方面来考虑。”袁贼很不以为然地说：“舆论，什么叫舆论？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外交我有把握，这三个方面只有军事是值得考虑的。”他随即以探索的口气说：“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张说：“现在时局的重心不在西南，而在东南。”袁贼听了这句话，急切地问道：“你是说华甫（冯国璋号）吗？”张说：“冯华甫是总统几十年的老部下，没有任何人比总统更能深切了解他。”袁贼只得沉住气，闭目冥思一